

王秀辉/文

已是春天了，从江南吹来绿绿的风，柔柔的，也刚好吹绿了门前那一排排诗意的柳。

说它是 诗意的柳 ，绝不是我矫情，更不是我多情，有诗为证：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绿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文人尚且如此多情，我又何妨不能多添几笔？

况且，诗人们都说，江南的柳也如江南的女子一样优美、恬静。到底如何，我一直在春天里找寻着答案。

亦如江南不是我的故乡，我却梦里去了江南几回，那春风、那柳岸、那姑娘

只可惜，小楼一夜听春雨，醒来，心还是不由得起了风尘之叹！

诗意的柳，我见过最美的不是在江南，也不是我门前那一排排醉过我眼眸的柳。我见过的那一片绿海是在北京的颐和园。虽然那已是去年的事了，如今春风又起，眼前仿佛又是那年景象：满眼葱茏，一排排柳条随风摇曳，婆娑起舞，疏密相间的柳条织成一缕翠绿翠绿的轻纱，似帷幕，掩映着皇城深宫那一层层

青砖黛瓦下面的秘密。

追溯历史，透过层层叠叠的树缝，那点点阳光犹如粼粼碧波，似乎向人们揭开了那神秘的面纱。

岁月匆匆，时间在柳枝上绿了又枯，枯了又绿，曾经的曾经却一去不返。能被岁月记住的，或许，只有打烙在我们心里的那些美好和岁月的沧桑。

无论怎样，我还是喜欢被春风吹拂的细柳，喜欢那些被文人墨客宠爱过的赋予了诗意的柳，陌上杨柳色，柳下小池塘，无论在哪，文人笔下的柳都是那么美、那么多情。一平一仄，每一株细柳都如一个翩翩起舞的少女，风情万种。试问，世间若真有如此女子，人间又有何求？

只可惜，红尘如梦，纵是柳色青青，世人终要问： 情为何物？

是啊！情为何物？ 杨柳岸，晓风残月 ，道不尽的还是柳永的一纸离情。再比如 羌笛何须怨杨柳，不也是写尽了诗人王之涣的悲怨之情吗？

难道不是吗？陌上红尘，一诗一画，或情、或爱，缘聚，缘散，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亦如一颗被诗意缠绕的心，纷纷扰扰中谁也说不清楚是遗憾还是酸楚，答案，或许只能交付于时间，在每一个春去春又回中体会一株写满诗意的柳到底有多么美好、多么浪漫。

写满诗意的柳

绝处逢生第十四章

燃眉之急（上）

江鑫荣/文

这天，薛承正在伏案工作，喻婧突然推门进来，神色显得非常慌张，额头上沁出一层汗珠，她那一贯优雅的仪态荡然无存。薛总，出大事了。

薛承被她的声音突然惊扰到，整颗心顿时抽搐了一下，出什么事了？

喻婧压住剧烈起伏的胸脯，稍微缓了缓气， 会展中心的项目经理不见了！

薛承惊讶地看着她，问道：任立弘？他怎么了？

喻婧赶紧回答： 我怎么都联系不上他，问过项目部的同事，说他三天前就没有在施工现场出现过了。

他不是祁阳本地的吗？去他家里找过没有？ 薛承吃惊道。

全都找过了，就是不见他的踪影。 喻婧立马说。

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消失了！ 薛承即刻就发起火来， 失联都快三天了，为什么直到今天才觉察到？

这个项目进展一直很顺利，早上项目部的人突然打电话过来说现场变得乱糟糟，怎么也找不到负责人，所以才向总公司询问情况。 喻婧赶紧解释。

薛承顿感事态严重，立马起身说道： 走！我们马上去现场看看。

几根烟的工夫，他俩就赶到了会展中心项目部，方才在车上，薛承打了好几通电话，始终问不到任立弘的行踪，各方的信息反馈过来，都说有好几天没有见到他人了。

薛承刚下车，项目部几个管理员就围住他大倒苦水，有的说工人不给干活，有的说建筑材料缺了几天还不到位，也有的说找不到主事的任经理。薛承费了一番工夫才弄清楚事情的大致情况，原来是其中一个带班的工头和任立弘同时消失了。这两天就要铺设地下停车库的防水材料，但是货物被供货商拖延至今还没有运送到现场，导致其他工作无法有序进行。

随即，他又来到施工现场，偌大的工地，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工人还在干活，许多人闲坐在那里聊天，据管理员说其余的人都在棚区怠工。

简直是胡闹！ 薛承骂了一声，又疾步往棚区走去。等到了那里，他跟几个管理员说： 你们去把他们给我请出来，我有话要对他们说。

几个管理员收到指示，立刻小跑过去轮番敲门，才一袋烟的时间，倒也把工人们全集合起来

了。薛承看他们站得东倒西歪的样子，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扯开嗓子就发火道： 你们为什么不出工，这大白天的都窝在宿舍里干吗？

一些人充耳不闻，一些人还在嬉笑，还有一些人索性在交头接耳，但大家几乎是达成一致地不理睬他。

薛承见他们无动于衷，又厉声道： 你们都闲在那里干吗？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要及时跟我们的管理员沟通，我们肯定会认真对待，但是你们无故罢工，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此时，为首的一位民工粗声道： 还说个屁啊，我们工头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我们一群人的工资还怎么算呢？

话音刚落，人群中顿时像炸开了锅一般，一部分人的情绪开始激动起来，大声鼓噪道： 老张说得对，人都跑了，你让我们怎么办？

不用说别的，先把我们的工资结了再说。 有人喊道。

对！不结工资的话，我们就不干活了，叫市长过来也没用。 又有人喊道。

你们冷静一下，全都静一静！ 薛承举手示意大家先别说话。

结果工人们继续七嘴八舌，谁也不理睬他。喻婧见场面乱成一锅粥，低咕一声 对牛弹琴， 然后跑到项目部，拿了个扩音器给薛承。

大家先冷静下来，听我把话讲完。 薛承对着扩音器突然喊道，刺耳的声音着实把这群人吓了一跳，便突然安静下来，抬起头盯着他。

薛承一见了效果，赶紧举起扩音器，一脸诚恳地说： 我说兄弟们，你们干着急也不是办法！这工头不见了，又不是天塌下来了，大家不要太着急。

你说得倒是轻巧，这钱都被他卷跑了，活都白干了，你让我们怎么不着急啊？ 为首的民工举起双手挥舞道。

薛承马上说： 我先声明一点，你们这是给公司干活，不是给工头干活。这工头不见了，不是还有我们公司在啊，大家不要着急。你们家里都有妻儿老少要养活，不干活，哪来的钱养家啊？你们这一罢工，不是延误了工期吗？这对你们和公司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失啊！

我们不听你的大道理，养家是我们的事情，但开工钱是工头的事情。我们只要工头交出我们的血汗钱，我们就干活，工期延误不延误，关我们屁事啊！人群中有人情绪激动地喊道，立马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未完待续）

上保山

静默了

的轻脆，轻得让原本日渐粗糙的心也柔了、软了。是的，一路行来，除了偶尔的几声虫啾与几串鸟鸣，就是春末夏初凉风的低语。我们几乎没有碰到其他什么游者，只是在途中偶遇过仨人，两个气喘如牛的中年男子，一个身轻如燕的小子，再有就是山顶上一辆越野车在蜗行，没有了印象里的那种速度与激情，哦，还有三两个沿路兜售水果与饮料的村妇村夫，其他就是满山的绿树，与穿梭在绿树间的风。全然没有了当年的热闹与人头。

不记得是多少年之前了，我们也曾登过上保山，那时我们是众多慕名者中的一组。上保山的红火，是由于一队户外驴友，偶进此山，又恰好山上杜鹃殷红，于是上保山也就此红了。慕名而来的驴友、闲人，当然还有寻求刺激的越野者是漫山遍野的。游者的惊艳声、追逐声、喧哗声、尖叫声，当然更有越野车带来的心跳声，声声入耳。那时的上保山，人比花盛。山失去了原有静默，失去了应有的模样，失去了应有的尊严。上保山以花里胡哨的形象频频出现在网络上，我想那绝不是上保山想要的。山应该有山的姿势，淡然静默于天地之间。

而如今，喜新厌旧的人群，肯定有了更

解放塘与赶小海

万雄兵勇将， 仿佛 那甜甜的秸秆啊，立刻变成锐利的刀枪， 在战争话语充斥的年代，男孩子唯一的想象就是如何打仗。

小孩毕竟嘴馋，于是就相约去偷甘蔗，甘蔗很高，青皮的，很硬，所以扳不倒，我们就学赛跑冲刺，到跟前，两腿飞起， 咔嚓 一声，一根甘蔗就被踢断，然后剥去叶子，用牙咬开甘蔗皮就有滋有味地啃起来，常啃得嘴角起泡，手也常被甘蔗叶划出口子。偶尔也有出状况的时候，农场的工作人员看到甘蔗叶一阵狂抖，追赶过来，我们就踉蹌跳到河道中央的水泥船上，撑起长篙，追赶的人就在岸上狠狠地骂，骂几声后不忘补上一句 小屁孩，要记得把船给我摇回来，然后背着手踱回去，我们如同打了一场胜仗，欢呼雀跃。

农场的边上是海塘，翻过海塘就是滩涂地，滩涂地可是孩子玩耍的天堂。

我们常翻着日历牌看退潮时间，然后提着小木桶去赶小海。赶小海要爬过高高的解放塘。那时，总是一个头大的孩子领头，小的依次跟着，海塘根处有很多石头，石头上长满了贝壳，在泥土下，看不见，孩子们一脚踏下去，小腿就会被划出一道口子，海水是咸的，浸着，生疼生疼，所以做出这种牺牲的都是个头大的，小个的则踩着大个的脚印前进。

海滩上有泥螺、香螺、钉螺、蛏子、螃蟹、跳跳鱼，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的小鱼小虾。我们在滩涂上掏螃蟹的洞巢，也有被螃蟹的大螯钳得嗷嗷大叫的时候，几个人合捉那滑溜的跳跳鱼，成功的几率很低。阳光暖暖地撒在滩涂上，泥土的腥腥

味掺和着海水的咸涩味在四周弥漫开来，所有关乎大海的体悟可以固化，可以液化，也可以汽化。懒得捡海螺了，孩子们就开始在滩涂地里追逐打闹，相互往对方脸上头发上抹泥土。海水就在不远处流淌着，平和得如一汪河水。涨潮时，孩子们提着木桶上岸，互相比较着木桶里爬着的、跳着的小海鲜，沾着一身污泥，很是欢喜地回家。

大人们不关心我们的战利品，一边扒拉下我们的衣服，一边数落着，可我们不一样，在月光下，吸着自己捡来的海螺，特别的兴奋。

那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记忆也如墙上的日历一样泛黄，斑驳的日子里总有一种感觉在我驻足回眸时温暖着我的视野。

这次回家，看到绵长的海塘还在，只是一排排的马尾松早已被砍伐殆尽，解放塘农场已经被改造成一个汽摩工业园区，造了很多的房子，曾经河网交织、沃田相接的解放塘农场现在只是一个路牌、一个标志， 解放塘 最终成了一代人热血沸腾的记忆，在海风中沉淀成一个永远也做不完的梦，被抽象，被删减。

入海口的礁石被炸了，造了一个很大的污水处理厂，满是油污的滩涂再也没人撒网捕鱼，再也看不到种蛏子的渔民蹬着旱船在滩涂上划过后留下的长长沟槽，长满高高的芦苇的滩涂虽然还能看到一些小鱼小虾小螃蟹，却再也听不到孩子们赶小海的欢声笑语了。

只有那绵长又雄阔的海塘依旧默默地看着潮涨潮落，或许它还能记起小镇上的一群孩子赶小海的往事

叶海鸥/文

上保山位于温峤镇内，因其山脚下的村子名叫 上保村，故而称之。

许是爬厌了五龙山，行多了虎山路，登烦了北山坡，又想起了那些年红遍朋友圈的上保山的那重重火焰。于是约友一起重登上保山，不为那一丛燃到天边的火焰，就去去另一座山出出汗，吹吹风。

走过山脚下 上保山 的石刻字碑，正式进入爬山模式。张望探寻，一时间竟没发现上山的石阶，在我固定的思维里，已是风景区 的上保山，肯定是石级有序，像五龙山，像虎山，像北山，我们只要拾级而上，就可以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地登山。孰不料，上保山的登山路还是跟初见时一样，那么 原始。那条所谓的登山路，也就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的路。有些地方非手脚并用不能上，我们戏称 这才是真正的爬山 。是啊，走惯了顺溜的人工铺好的山道，觉得上保山的山路是最富山味的，最有趣趣的。

沙质的土路，落满枯叶，脚踩落叶声映衬着风吹树叶的清音，那绝对对是低音与浑厚中高音的完美应和，让久困于都市各种喧嚣声的听觉倍觉舒畅，大有 久居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的神清气爽。喜欢这种 丝丝

王华琪/文

家乡的小镇原来很小，几座小山丘相接围成一个小盆地，后来因为在滩涂上筑了一道道长长的海塘，围起的滩涂地被改造成田地，小镇才有了比较大的一块平地，也因此一天天变大。

小镇的海塘有很多道，最有名是镇东北的那两道，特别绵长，特别雄阔。镇上的渔民都叫它们 解放塘。我没见过，只是听长辈们讲起过小镇的渔民如何迎着风浪在滩涂上堆砌起这么雄伟的解放塘的故事。长辈们总是一脸凝重地说，每一段的解放塘都是渔民用生命砌成的。所以，站在望不到头的海塘上，我真切地产生对小镇渔民改造自然的敬佩之情。

海塘坚毅地立着，阻挡着海风呼号、波涛汹涌，默默地呵护着小镇居民的平静生活。解放塘围垦起的滩涂地被改造成了一个农场，河网交织，农田规整，这就是小镇居民所称的 解放塘农场。解放塘农场据说是一批批知青辛勤改造建设成的，农场里种着一排排的马尾松，高大柔韧，迎风舞动，和海塘平行立着，应该是防风林吧。农场的河道都养着鱼，围着网。可能因为土质盐分多的原因，农场没有种水稻，主要种甘蔗、西瓜等经济植物。

母亲以前在解放塘农场上班，我和小伙伴们放学后就常到解放塘农场去玩，看着在海风中沙沙作响的甘蔗林，就想起读过的郭小川诗歌《青纱帐甘蔗林》里描写的情景，仿佛那甘蔗地里也 埋伏着千百

缅怀红军烈士柳苦民

陈尧州/文

苦民花坞建红军，
壮怀激烈济世穷。
抗租反霸惩腐恶，
三破 围剿 建奇功。
乐清劫狱神通显，
设伏横床斩黑熊。
血洒老区志不移，
笑看党旗舞东风。